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九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復駱籲門中丞 庚申十月初八日

得示敬承一切和戎變局愈出愈奇彼族驕橫至斯而極既不能為背城之戰又不能為折衝樽俎之謀雖苟且於一時而要挾而求款約殊不可問犬羊凶逆之衆實逼處此未審何日 回鑾北盼幽燕 君難未急東望江皖師老無功憂憤何深慙憾萬狀惟祝雄旌西指淨埽蜀氛控秦關而藩晉輔長城

若援西顧無虞益避狄遷岐已有敷陳入關之議者
或冀　中興締構豪傑並起而乘時資夾輔之勳而
成再造之業此則杞憂之所難驟釋者也滌帥前疏
計日內可奉　批答都直夫中途銜　命仍赴
淮揚則楚師亦當可以止調刻下舒廬伏莽聚桐
城猶逆將并力於楚軍誠慮飢疲之卒應接不暇耳

復雪琴方伯十月初八日

得先後所寄手書憂　國甚深論事亦甚確中華之
大魏闕之尊虛無一人可以卻敵瑣瑣急於求成而
目之為爽快其玩弄可知縱避狄遷岐誰與匡扶締

造惟　帝心簡在使天下賢者幡然並起而乘時
或不至信譏信盜日即於流失喪敗而束手無策耳
狗逆至桐城不急求戰恐其以大軍牽制多李而另
分悍股別趕狡謀天堂潛山太湖業已分兵守城守
險而樅陽安慶兩路仍仗麾下全力綢繆相機策應
若使如小池驛之役并力一處則多李兩軍或足以
禦之而倘可徐圖破滅也吉鎮易姚當即補札應留
樅卡亦惟弟命是遵

致翁祖庚中丞　十月初九日

狗黨屬聚桐城蟄伏未動其發之也必猛節據探報

並獲間諜供稱該逆欲牽制前軍暗襲懷潛後路現在各備戰守以伐賊謀而破釜沈舟誓不退卻一步有爲收斂固圉之議者特以血戰所得之城池不甘棄置耳惟是狂寇在門空囷徒指飢寒交迫竟有病莫能興者我士無譁情實可憫益本年積欠已逾二百餘萬兩而支絀情形與去年前軍奚啻天淵苦搜力索無處著手徒喚柰何和戎之策皮幣珠玉均不得免部文羽檄促提十萬不忍不急　君父之難而力竭軍飢直不可問近聞宿松下倉埠祝墩老洲頭等處係該縣黃令設局抽釐查問一年所解不過

二三千金而實不止此數若辦理得人必可加增一倍貧苦之人視一絲半粒亦增珍重特欲爲不情之請俟閣下裁酌可否由弟處委員專辦顏厚心怍未敢必以爲可姑試求之

復羅少村 十月初九日

汪省吾所寄手函不忘規勸非性情相與者不肯言亦非閱歷有得者不能言即此已見其心術學術之正足成吏治而體民情夫善人國之本也必欲強留於鄂毋許令其高臥東山賢姪爲我婉致之

致司道及糧臺米局 十月初十日

懷桐各軍飢寒交迫應請將一切雜支由藩臺鹽糧道臺糧臺暫行酌停酌借三四月專濟征餉此餉銀之大綱也仍若餉需不繼枵腹可虞兼以援賊麕集皖省百姓聞警遷徙米糧亦艱查湖北豐備倉尚有積存捐穀此項穀石每米一石合捐價三兩四錢每穀一石合捐價一兩七錢若以碾放兵勇口糧照捐價叩算兵勇更形艱苦應減照時價叩算比漢鎮市價尚須再低十文十五文以示優養士卒之意此急籌兵米之要法也合即飛函奉告即速將豐備南糧等倉存穀由糧臺捐米局迅速碾米一萬五千石專

委員并各帶制解一面運送桐城掛車河多副都統米五千石青草塥布政司銜荆宜施道李營米五千石安慶道員曾營米三千石樅陽鎮韋游擊米八百石太湖城守米一千二百石各得一月之糧可收三捷之效幸勿稍遲其運腳由捐米局會同糧臺墊解其押運委員務須迅速由司道糧臺并武昌府遴委委員限一月內赶到華陽鎮由內湖督同望江縣懷甯縣運送石牌毋誤爲要

復左季高京卿 十月十一日

軍中勞苦敬問將軍眠食何如希庵擧回桐城據報

狗逆已至然十日之久蟄伏未動殆有狡謀此間各
大將均能嚴密堅忍以待之蓋本有破釜沈舟之志
卻以攬轡安閒出之其濟君之靈也古今戰陣之事
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
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皖南情
勢不熟不能遙臆惟丈與滌丈謀之斷之賊本至弱
併力圖之必可破也九月二十日有
旨止鮑春
霆之北行我輩專意東南分當效力
天心仁愛
節顛沛造次而不忍於吳楚之民皮幣珠玉太王樂
天明夷艱貞王室如燬此後努力歲寒願公節勞自

衞毋以精力倍人自竭其力林翼積勞六七年憂思成痗病勢日增而不可言病故望公早自節宣毋使眞病也林翼雖力戒春霆攻堅以春霆有攻堅之癖又屢寓書滌帥戒止之連日不寐苦思再四兵行如水不可執著如有可攻之機則昔年羅李之攻蒲圻春霆之攻意生寺亦未始不以血肉換此城壘應變之機公試謀之公之戰馬膽力何如南人好川黔之馬是小走碎步非馬之正軌北馬乃良所向無空闊一心成大功然須腰腳有力乃能乘此明以示我以懲物色

復李希庵方伯 十月十一日

帶兵以討賊而救民也受篆治地方以課吏而保民也治國莫如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吏事尤爲兵事之本貪戀爵祿公必不爲卽不肯亦尚不爲然處艱鉅危難之時非帶兵不可僅帶兵而吏治不飭民生無依卽日殺千賊無補於大局故非兼地方不可天下之兵食均苦日竭不僅皖鄂爲然介而離山碭而離水則吏民坐視士卒之飢苦而無能展布必不能撤孳風雲拯救水火爲皖計爲公計以受印爲正則介唐勤苦不貪弟亦殘息尚活心神未盡糊塗或可贊

助一二專覩　朝廷畀任之隆圭璋特達並無薦舉
公之忠誠　帝心簡在開屯以聚米運鹽植茶通
商惠工訓農以阜財活此淮南淮北江南江北之百
姓則名將名臣公且兼之矣賊蟄伏不動須待其有
變證而後痛加芟夷斷不可輕動動則必挾萬餘人
全力以斷不可零星分兵餉尚未到兵尚未齊賊又
挖撲未定求兄堅忍不動有破釜沈舟之氣概尤貴
有攬轡安閒之整暇也

復曾沅圃觀察　十月十二日

讀手教以希庵前此商議移駐高河埠一節承公毅

然以賊入集賢關尚能堅持十五日二十日自任公志與公之軍氣早料其必能如此今讀公書氣甚固志甚堅所言事理亦平實無一字虛夸感慰欣慕爲能自已幸以尊意告之滌丈希庵爲要此間亦將將函鈔寄各處使其專心破賊昨函以三千石米運安慶尚有太湖城守一千二百石亦應改奉安慶軍營也次青之文讀過悲其志惜其才終當設法以曲全之

復李眉生駕部 鴻裔　十月十二日

夙未晤教而閣下之德性襟期久經耳熟頃聞台旆

出鄉作挈眷遠游之計竊謂盜賊充斥之天下與叛藩叛國可以避地避世者不同縱作意避秦何處是桃源勝境況以閣下之才學而遽思高蹈誰與共濟時艱因特賦秋柱三章相要道左尚冀枉駕來游不我遐棄謹埽榻以待

復鮑春霆軍門 十月十四日

得惠函知休甯城外二十八日戰狀左縈右拂指揮如意有此一捷足寒城賊之膽楊逆李逆分路來援自當嚴爲防範有守兵而無戰兵有圍兵而無勦兵則外寇突來軍力不能靈活無以制援賊之死命弟

與凱章合籌勦辦審慎機宜師克在和當可得手兄處步騎祇桂營五百人鄖陽馬隊二百八十人此外並無一人一騎當亦弟所深念也且徽甯一帶萬山叢薄馬隊尚難施展岐路雖多祇在確探賊情相機堵截斷不可過分兵力自弱其勢惟卓裁審之

復李希庵方伯

得手書敬承所訓無鉄而後動以作百萬賊觀此宗聖之教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守約施博斯為大勇沅公氣壯心雄半月二十日之守確有把握使我兄得專心力於前敵謀所以破賊之道狗

獺雖多何患焉糧臺所頂日益不繼減成捐輸尤難應急以積倉爲裏糧亦一時權宜之計軍食本艱國人皆以夫子將爲發棠可止則止尙待審之

致曾欽使十月十五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並恭讀鈔寄廷旨及與左公往來書靈活之説機勢之論左公意在雕勦也事理固有可還責之皖北軍情亦頗未中惟林巽甫慮兩岸兵力已集不必再望添兵添兵則不僅無餉亦且無將又兵事不宜長顧卻慮太謹愼則嫌於拙滯進兵求戰約不過五六分可靠便應放手放膽丈策左

公速進屯溪是也見及於此即求決行至大府規畫之地總須寬博有餘取魚鹽絲枲布帛菽粟百物富饒之鄉先為措置目前即苦枯寂異日仍可發揮聚人曰財此尤兵事機勢之要丈意欲速至淮揚如取道六壽則請咨明皖鄂兩軍須先困守六安壽州則淠水淮水可無阻滯皖南皖北江南江北何嘗不可富强人自棄之耳

致李希庵方伯 十月十五日

公畏官為羈靮誠然弟之於兄本另有相知相關處他人不能喻也此事兄可自告之滌帥代酌弟必不

相強蓋私心不忍強也丹初第一正人君子也以對不過軍士爲恥愧便是正人心術有一美才周壽山公與深談否此奇士也亦微有毛病世人固不識此人疑我之私之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可嘆

致多禮堂都護李希庵方伯　十月十五日

頃營務處議出霍山之說鈔奉台鑒霍山賊數不多其爲牽制之師防我軍由山內出擊之計情跡顯然若以松子關之成鎮七營出流波磧與昌營七營鄖陽馬隊二百升舒公馬隊三百亦是避實擊虛之用

應請卓裁籌商示復再安慶賊匪是久困象此賊結
局恐非投誠卽負夜亂竄耳

復駱中丞　十月十七日

萬人軍食裹糧未豐蜀道殊難征途可念石逆闌入
楚邊應請台旆由寶慶辰州進發聲威遠懾該逆或
畏而不敢前若逆謀借境入川雄師中道截攔擁鑾
援桴縱橫痛殺絕其思竄之謀卽奠南防苞桑之固
一舉兩全功德遠矣川中探報欽奉清鹽

致閻丹初農部　十月十七日

潛山碉志一冊惟不應附從異耳已致書樹人刪之

言災異則足以蕩民心而又有不仁之惡念其殆啟犯上作亂之漸乎樹人採皖樵之言而不知察弟故嚴諭止之惟其辦碉之勤苦並其率作興事之功戶口師塞之得其實而居其要亦不可掩其善而不嘉予也弟思處事應物惟無私心者乃當於理而得其平願與丹初勉之並乞杲臣楙村兩碩儒以時匡救不肖之不逮

致嚴方伯閻農部及各僚屬十月十七日

碾米須動三萬餘石之穀非因辦米起見欲使米局稍捐一二萬餘兩不急之穀而糧臺頓增二三萬餘串之

餉也軍中不重米向亦頗畏官米林翼豈不知之若
委員採辦商米營中之委員甚多下游之商米更佳
更切近只須餉銀不虧何愁無米哉渭春所言六不
宜等條均薄物細故以舟裝運入華陽到曾道各營
與水次最近即多李二軍石牌內湖水次亦便均可
不須另製口袋渭春擬以錢一萬串幷米局銀六千
兩採辦商米一節應即停止即以米局銀交糧臺濟
餉丹初所擬派黃丞舒丹領銀錢採辦一節尤應即
日停止仍可照十六日發行之札碾運倉米即不能
限定一月亦可陸續運濟但須嚴禁委員攙和沙水

毋使天下之人不信官物而以官為詬厲總之此事因糧臺萬分支絀特為酌盈劑虛無聊之極思若糧臺道臺牙釐局能月足額餉又何須多此一番勞費前已函致多都護李方伯曾觀察處李方伯念武昌聚米之艱不欲貸粟林翼憐糧臺窘迫之狀思目前之急難仍急欲小補之此後應先行轉運如單管倘足自知函止我即札飭停碾其辦擂發脚等事或米鋪領辦或委員經理侚易為謀異日此穀總須碾動為米也

復多都護 十月十七日

承示擬待逆壘紮近察其虛實幷力痛勦可謂老謀兵事不在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乎全局全局得勢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此次堅忍以待大戰各路又均有布置卽代賊爲謀亦頗苦難於著手軍事到緊要之時靜者勝躁者敗後動者易先動者難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鈍此其大較也賊知安慶望援甚急恐不能忍至一月二月之後我軍人力地勢可堅忍自持幸公商之朱副將希廣以獨騎一人帶親兵三人見賊卽追致受槍傷查朱希廣黃勝曰兩副將均是副將何紹彩之哨官從何紹彩營中分

出何紹彩九年春因勞致疾現已精力復元其人打仗勇敢現在英山帶親兵百人為弟護衛弟即日札飭以百人前來桐城總管朱希廣黃勝日兩營之事二營均係其舊日卒伍能用命也如希廣傷未能遽痊即請札飭何紹彩幷管新左營合成六百人亦必得力道州之勇宜於衝鋒不能持重即如此次以三人追四十賊馬勇而輕進是其弊也守城則應用穩練之營不宜用輕銳之將驍果之士也鄙見不必與潛山調撥為是

復官揆帥 十月十八日

西巡之議亦即太王避狄遷岐之事如　朝議果定弟望淺名輕不敢多言大政惟應自請治兵襄陽以爲關中屏蔽特楚地褊小財賦不足以養兵河南南陽二府是秦中門戶如有老成大臣特奏以二府歸楚暫管則益以二府之丁糧可養兵五六千人舞袖乃可回旋耳然此亦創格未能信其必準行也湖北籌餉必應於懷桐克復後即裁一萬餘人乃可善後否則終必飢潰飢潰之患較敗仗更慘催餉之摺明知必無實濟然必求挈銜會奏賊日多兵日少賊日富兵日貧江南浙江之事如此楚又何能獨支乎

復曾沅圃觀察 十月二十日

得書并所與將士約法之章想見亞夫營整齊嚴肅非同兒戲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欣慰何如一時傳觀諸人首肯不獨星槎欵服已也希庵不願接印欲以專心兵事特念皖北上游吏事民事十年無人過問無吏何以撫民無民何以守國公與滌丈能勸其兼顧郡縣以固根本則呼應亦較便捷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君子不用也未審尊意以為何如桐城之賊伏匿未動向難審察機宜惟在多李兩公見識而作耳霍山賊股往來窜擾擬以松子關之七營出流

礮會合昌營出擊之

復沈愛暄大令 十月二十日

得書具悉一切外寇未來內奸竊發祇在訪查戢捕以消禍於未萌馴衆而好鎮撫之民情旣定遂可安堵無恐萬一鄰氛告警確得實在賊情自當撥兵援應城守旣備兵力又暫資彈壓謠言不足信也驥雲方伯未任皖臬復擢蘇藩　帝命不違何能留楚舒公之馬隊八百非實在有事不能因府縣之虛聲僕僕道途也設馬隊派到無仗可打君能執其咎乎

復彭雪琴方伯 十月二十日

練潭孔城白兔湖塘田張溪鎮各路分飭戈船到處襲賊冬令水漲天助雄師而南陵一戰保護名將尤微弟與厚庵軍門見幾明決全數萬生民之命造福已多而無意中竟得此堅忍強毅之奇材厥功更偉天下危注意將何地無才特患不求耳飢軍脫於虎口解衣推食自是急需來示謂棄南陵出江以圖再振若得養鋭一月必可成得力之軍厚庵兄與陳鎮軍斟酌情形相度地勢當能妥當矣陳鎮軍處另函慰藉乞即飭遞爲荷

復孫樹人司馬 十月二十日

得惠函幷非有條理霍山衡勇舒城和勇營制所定簡而易從具見畫勸有方用心良苦而民情踴躍戮力同仇實堪嘉許惟團練在民而不在官來示須給關防一節適滋流弊成營之後仍劄穩守要隘萬不可輕出而與狂寇爭鋒果能愼守無虞卽附於官軍記功議獎或由地方官稟報皆屬可行介字二營應暫留天堂山內要隘以爲兆營後應

復閻丹初農部十月二十日

渭春寄兒信已悉此事弟不應於小節條例中著意渭春才力精神大可有爲惟望其學德日進勉爲名

臣若如近人之志以爲苟如是是亦足矣則是卑俗諛人之交非君子相規益之道是在兄之互爲勸勉矣

致曾沅圃觀察十月二十日

近日以來湖南北並無勇可添即添亦是游勇之蕩佚不受約束者不可戰亦不可守水涸河淺即添三百人亦屬不成軍勢或欲以重兵駐於賊必來之路及我必走之路而故開一角設兩翼以夾擊之又前路迎勦而尾追之蓋謂人道天道古事今事無七八千人同爲一邸之貉歸一部通鑑并無圍城而使盡同一劫之事蓋非亂即降也

歸浩劫者厚菴前欲陳鎮大富助防或有此意愚人無識所見所言不必其果有可取仍請以此臆說質正滌丈厚庵希庵盍昔日患其相通圍恐其疎而古人古事總以圍師必闕爲訓其理何如幸酌之

復曾沅圃觀察十月二十一日

希庵薄臬篆而不受設以使節畀之能不受耶皖節之來十居八九此皖中亂極思治之機也希庵如何能退弟已三年不加一贊詞原有私情於希公而天心鑒察畀任獨隆天也天可逃乎爲將在得人爲大吏亦止在得人其體異其揆一也公言高叟歟

月之後亦知行之維艱此爲至言我輩走錯路了若昔年閉戶著書使天下後世想像其人必曰惜其時不之用耳今覺何如丈閲此當爲一噴飯舒六兄馬隊亦調由太潛來會成鎮調入霍山旁路即賊由霍六入松關之來路也迎之於外較佳

復閻丹初農部 十月二十四日

王翦用六十萬人日以美飲食撫循其士而不遽戰李牧治邊日以市租椎牛饗士而不欲戰養之久而氣勢之蓄鬱於中乃愈厚近三月水陸各軍應請傾囊倒篋而出之待餉則拔營不動討賊必無功也賊

數不至如常州人所供之多比春間少五六萬人耳

致多都統 十月二十六日

頃得滌帥寄件南岸之捷事勢已穩桐城二十五日合勦諒已有軍報在途弟愚苟悅之論兵也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誠為兵事之至要老兄與希菴合謀二萬餘人如一人一心大功必成弟不妄出主意不掣絲毫之肘惟其是而已

復霍山縣張桐封 十月二十六日

得書具悉米粟芻茭採辦不竭並備竹木以資軍渡想見紳民嚮應董勸有方至以為慰深練鄉丁立成

營伍遴派勁勇百名教習技藝仍以寓兵於農之法使民力不疲而緩急又皆可恃亦自謀守禦之長計也但其要在於紳董得人不侵不擾而後實效可期是在足下之善爲審擇耳

復翁祖庚中丞二十七日

得賜書具悉苦衷調劑曲盡權衡淺人未知其深妄肆狂瞽猶荷盛懷採納愁悚何如居今日而求才雖破除成見猶懼不足以廣羅賢士共濟時艱況到處生嫌動多掣肘如善鬬者而束縛其人之手足拳勇無所復施公之所處甚難而盡勞亦彌苦矣借材之

說鄙人延訪雖殷禮羅未富極感謙光之下逮慮無可取懷而予以副心期毛驥雲升擢蘇藩李希庵擢皖臬希庵專意討賊堅不肯受臬印弟敦勸再三其人高遠不可以階而升視官如桎梏如羈靮視官場陋習如美色淫聲之不可近確乎其不可移也昨因安慶會軍索餉甚急無可指指有札行州縣並請酌定加札可否均惟台命蓋楊軍多軍李軍均欠餉數月共二百萬兩飢軍苦戰貸米無門力盡筋疲故有此不情之請也桐城之戰李軍捲旂疾趨由青草塥附多軍以計誘賊二十三日大獲全勝若再得幾番

痛殺可以遏狗逆龔逆張逆之兇悍霍山一股成余亦即日會師出擊矣

復王壬秋孝廉十月二十七日

來書以天下形勝宜重西北而輕東南深識偉論欽佩無旣荆襄爲南北咽喉誠得兵力以設重鎭訓練生聚接應亦復不窮羊叔子之蓄卒收平吳之功抑非人莫與屬也諸侯守在四境而鄂省孔棘項踵腹心無一可恃皖氛尤爲甚惡非敢爲甫田驕遠欲以靖邊氛而固吾圉已如騎猛獸不能中下岌岌乎時有反噬之虞兄責以蜀道秦關遠爲控制鄂中之力

或恐未皇抑又思之江淮爲天險而地利亦從此流
廸天塹之雄賴有楊彭水師一氣貫注而長淮一帶
扼守無人壽州名城非恃楚師犄角牽制亦幾不爲
我有幸而得全腹脅而髮捻勾結悉銳以抗楚師桐
城之多李兩軍霍山之成余十四營日有戰事惟蔣
遏此兇燄徐圖恢復要非廓清江面扼守巢湖而兵
事終難運掉耳刻下積欠各軍餉需在二百萬兩外
食粥不飽敗絮無溫我士無謀殊爲可憫來示陳君
邮賞一節自二年至於八九年節義局先後查報奏
案十七次每次多者數千人少亦數百人[illegible]如蹤纍

前後各藩詳定於軍務完竣始準給支卹銀即湖將士之大小文武職歿於鄂潯江皖者均未能給卹也陳公之事應由原籍具領弟即札飭所司亦不得分文之實惠鈔票等件鄂中本未頒行陋邦貧困其細已甚大雅所鄙笑矣

復舒輔廷都護 十月二十八日

得書以此留進剿尙未得揆帥明文想偶因他務延展而弟處已有咨行矣兄之忠直樸實惟弟信之至深弟曾言無論如何弟與兄與希庵三人永不相離總是三人共命而已一切不必生氣似宜速到桐城

助希庵合戰爲是是所拜禱

復曾制軍 十月二十八日

奉手教並抄示軍謀數則敬承一切賊情地勢隨時遷移林翼距皖南太遠又不深悉地勢未能遠謀丈所籌思均極妥善游夏不必贊詞惟賊計不襲成跡不必定走舊路我軍只宜并力不可太分此愚人之臆見懸空而又無所指實也又奉十八日賚回復函於廉卿梅村之文則賞之於野人之獻則欲拒之丈則貴德賤貨而林翼之無文可爲慚悚軍中勞苦自營四海心憂九州折枝之勞以助神明承筐之將無

邇忠愛若竟卻謝則恐懼於屛棄而將無以自立邏至明年蠹蝕其中又何貴乎箴言書院藏書漸富文到揚州再賜數種則顧子所謂明道之文經世之文與切於實用之典章庶幾大備所求於文者甚者博而不可殫紀文得毋怖恐而預杜之耶桐城近二三日將大戰林翼到此時轉甚閒暇希與多之和睦如一鼻孔出氣希庵夜宿多帳中并不歸營亦奇境也

致馮价人太守 禮藩 十月二十九日

林翼幼游江漢見小艇民船光澤可鑑不過自惜其物耳見銅船糧船龐然特大而黯澹不光疎散朽敗

事經官手刻股者廿餘人百餘人心以爲官物則必歸於朽敗而後止吁凡官物官財官人官派無不如此今人目欲裂而髮皆衝然則處今之世將放流乎官而後爲治乎是又不可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亦庶乎其小瘳乎吾願與同志共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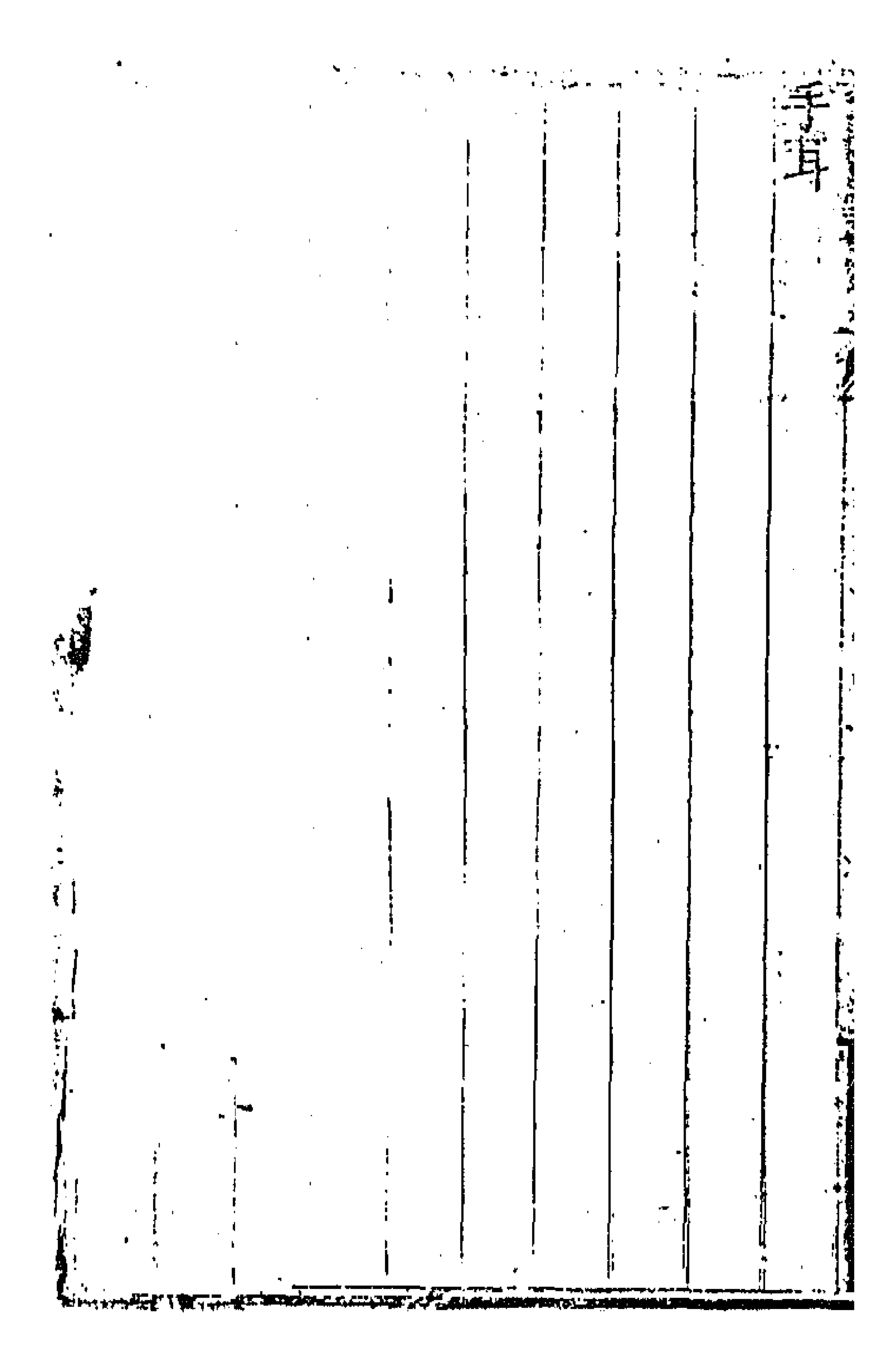
致余會亭　十月二十九日

戰不可急須定乃戰也羅田襄陽勇丁有奮進之志卻須防其紀律不嚴站脚不穩也凡兵勇不難於進而難於站穩此堅忍之實在功夫多歷戰事兵勇乃

有進境

復劉霞仙司馬 十月二十九日

承示軍政與吏治相表裏此論誠然駱帥入川處軍權不屬呼應較難楚蜀相依關係匪小然外間未信
天心確有主宰非遠臣所能知刻下有逆賊擾湘南尚煩籌筆運量分途截剿可以紓桑梓之患亦即以絕其思蜀之謀則造福為不少矣川氣屢挫於楚師而用之者尚未能盡得機要若再深為衆而將士復各有所主持壞盈亦自易易第非速紓南患鼓行而西則緊留要區傷殘殆盡乘其敝者愈覺無可措



胡文忠公遺集卷八十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各帥及各守令庚申十一月初二日

桐城援賊自十月十四日起經多禮堂都護迭擊獲勝二十八日李希庵方伯率萬人戰其前多禮堂都護率萬餘人擊其後斬馘不可勝計賊隨棄壘竄遁查六安霍山賊所垂涎霍山附近本有另股分竄之賊恐賊必歸併一處應飛函致六安州牧武臣鎮惟飭亭副將嚴密準備或戰或守相機妥辦其六安州

縣尤以慎守嬰城待援爲囑如敗賊蟻聚過多應另
派援軍來助並函請老兄或由潛山入天堂出霍山
或請由太湖英山入霍山以重北防而顧六安霍山
之要其李方伯一軍如應救援六安霍山應於日內
審察賊情由李方伯主持審決由潛山山內行走如
待賊入內地始從麻羅迎剿其道里較今日之勢轉
爲遼遠而勞費正等討賊之要不可吝費若以轉運
爲艱英山轉運局當勉力任之惟望各路軍營馬探
迅報苟有宜急於援剿者不必候此照咨札并飭步
撥日夜循環依限遞遞足不停趾以利軍報

復官揆帥十一月初二日

奉手教敬承一一切粵西賓匪伺湘軍之趨重常甯而疾趨衡永郡見料之衡永均無足慮是欲急趨江西以合於下游之賊黨石逆並不在其中已無疑義長沙爲可無患派去礮船亦可壯聲威耳下游水師實不能分撥舒營如有弱兵可另函問之再行遣撤所錄　廷旨恭到賊尚不要緊吏治不修比賊更害民也援賊經多李前後夾擊斬馘無算邀得甚愜心不固也六霍之北防及樅陽江岸尚可慮耳

復李希庵方伯十一月初二日

二十九日賊遁如前數日所殺不多則尚有他詐也恐六安霍山更多防備亦恐由廬江江岸入樅陽以迎安慶之遁賊一切情形道遠難於遙揣當機立斷惟在老兄舒公似可撥入霍山金逸亭另帶一營似可先入六安城守賊至則堅守待援庶援師可以從容就道六安一州爲滁師與日入揚州之要道而麻城梅嶺尤爲切近故思人獨憂念及之非甫田遠人之詢也如何辦理老兄明決酌度示遵并祈先行札飭速辦

復多都護十一月初三日

得書具悉一切蠢茲醜虜粟壘遁逃創鉅痛深人心稱快士卒踴躍用命或保三成或二成半均隨營處斟酌弟不駁回至於餉項所欠總須清繳不能久懸必俟懷桐克復裁去萬五六千人鄂力乃可支展否則長在寇鄉終無足食之期軍心必懈難得力兵將必不裁減耳飛虎左營即可減去凡營之不得力者若不撤遣則視爲鐵帽子不能感悅奮興近五年弟所招營約百數所撤者亦將五十矣穆副將正春打仗可靠添募一旅事屬可行惟近月以來各營兵額太多滌帥添募亦多湖南竟無勇可募擬俟懷桐克

復裁勇之時挑選成營則勇丁較多較好蓋無論如何壞營只是營官哨官不能得力好營必有膽怯之勇壞營亦必有膽壯之勇也葉介唐尚未到皖其所募介字營千二百人勇丁甚有驍果之士兼有鳥鎗好手山民行走如飛能耐勞苦惜其所委營官約束不嚴紀律不熟恐難成節制之師弟擬俟介唐到後與之面商撤出此千二百人若尊處委員挑選必有四百精兵凡勇總要撤後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現在營伍而易將舊營伍而易新將猶束散枝以爲薪不能枝枝葉葉相對相當生氣勃勃也撤後即日發

募則耳目精神歸於一人如活草活樹枝葉自然相通生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彭濟臣廣文十一月初五日

漢口爲通闤稠市五方雜處誠不免奸人溷跡其中而稽察不嚴巡防不密祇能責之文武員弁與在汛營兵施游擊帶兵數百巡防彈壓是其所司若另挑百人安營住守則此外分巡之兵必生懈心況現際軍餉大艱前敵萬分竭蹶來示酌加口糧之說殊不可行局丁竭力辦公杜偷漏而無侵蝕須發功牌以獎勤勞即可開單照給至以救生之餘資澤及江岸

枯骨無令暴露應如來函辦理即候具稟批行

復翁祖庚中丞 十一月初七日

得手書感荷盛懷雅愛欲使連營六蓼擊柝相聞楚皖邊防呼吸一氣且得時傾積愫私願何如惟霍山萬山之中各路文報道阻且長而產米亦甚少似祇可遣將為之現在成余會師舒公馬隊五六日亦可到必能穩謀戰事六安有警此關或可力援屢函請鄉牧與二鎮妥謀守具賊不得逞於桐城尚防其轉徙而爭我北門也桐城擾賊數十萬多李兩公諱言其實以定後路之虛驚而免人心之惶惑自二十三

日誘賊之後審慎賊情謀定夾擊二十八日李軍以萬人戰其前多軍以萬人繞出其後衝腰截尾八道俱攻斬馘不可勝計賊以宵遁二十九日跟蹤追剿軍械委積於道路搜殺傷殘解散裹脇亦多狗逆入桐城捻逆走廬江非經痛殺不能得賊退如是之速然困獸猶鬬而軍士忍飢苦戰須稍稍養息以備逆謀安慶城賊似是困象俟懷桐克復當請我公速鎮省城以復　國朝定制也讀大疏兩稿如讀賈長沙治安策字字皆血淚忠藎彌摯矣

復曾沅圃觀察十一月初十日

滌帥一軍倚江西爲命閩賊踞河口失鹺路之大宗而石逆東安一股亦爲豫章南路之憂至爲焦急普軍未能守建德而彭澤湖口不能無憂潯陽爲江鄂門戶李忠武苦心孤詣戰血未乾斷不可不設法愼守景鎭大路僅恃李把總團練扼截何能有濟祁門近日文報不通未審軍情何似霍山之賊亦遁走舒廬未經懲創江岸之樅陽潛霍之山險楚之北門在在皆宜準備矣林翼焦慮萬狀又病風寒八日頭重不能舉坐臥皆不得適連服細辛湯始稍稍啜粥耳

致成武臣余會亭十一月十二日

霍山賊蹤未遠尚徘徊於舒廬之間仍當轉徙而謀我山險窺我北門六安之防必須預爲之備樂兒嶺三石嶺仍作守局諸佛庵留營與仍留松子關原營孰爲優劣幸示之二軍能有餘力分三營一千五百人前往六安入城堅守三五月以待援否應由足下妥速籌商自度其力之所及并慎擇營官之能堅忍設守者以爲麻羅屏蔽而聞警應援遲速皆有可恃據鄒牧來稟六安城守米糧尚可支辦如有人可派即候酌復

復黃子山太守 十一月十二日

得手書語長心鄭重令人倍增遠思惟賢太守勵精
圖治剔弊釐奸孜孜如不及無難正已率屬以廣吾
智力所不能周使山中之民復見天日沐浴清化何
慰如之二千里邊疆遼遠守斯土者屢不免因循曠
職而深山狼虎得肆爪牙攫噬於僻壤窮簷故瀕行
時特以整頓書差爲囑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佐雜不能利民吾無過責至於從欲敗度
嗜利無恥必不可以言動不可以德感如高徐者宜
速摒之某令是弟去年特參革職之人稟請勸捐而
日自備資斧其意何居若令其借端擾民大於征軍

籌餉有礙未識此人因何到荊尚祈驅除賊成捐輸出於萬不得已而部中不能諒其苦心二百萬兩之虧空五六萬人之飢困非是無可補救派捐之數意在速行已概交方伯主政刊刻章程想不日可以寄到也次青不能張平江之軍滌帥用違其才弟走書再四申救而不及也亦殆將憂憤以死皖南自徽甯既陷嶺險閉塞東道不通鮑張屢捷於休甯破城外賊壘又復回援黟縣擊偽輔楊逆破走之而建德失守又報不遑湖口景鎮各路皆爲可慮左軍有貴溪之捷而賊踞河口又失蠶路之大宗石逆分股竄湘

先陷城步緩甯援及武岡寶慶旋折而入東安縣城現又棄走道州有趨重江西之勢東師根本繫命於豫章岌岌乎不可以終日桐城大破髮捻數十萬之眾一戰而獲全勝卽以宵遁賊退且速霍山另股成余會師出擊亦卽棄城而逃該逆尚徘徊於舒廬之間江岸樅陽潛霍山險與楚之北門在在尚宜準備懷桐克復未可預期軍士苦飢苦寒行將爲去兵去食之計大局日以不支近患風寒將重痛楚呻吟八九日不能執筆作一字惟愼保歲寒不盡縷縷

復閣伯符觀察十二月十四日

子貞先生游鄂其品學爲當時所推重求善視之并求撥師卒屬助之來示不以尋常過客相處誠禮賢之盛意也子貞老矣不可久留以留亦恐失敬當公舉以贈其行耳

復閻丹初農部 十一月十四日

渭春來信先已批復所欲之將與兵弟必竭力爲之弟不輔渭春豈得謂爲有良心人哉且心憂河南久矣得渭春爲之潤及湖北凡欲自保者非保鄰不可近人之識力特如春蠶自縛轅駒自促耳顧淡如既廉潔可靠必乞堅言延致之凡人到心地可靠則才

之短長皆宜在所以位置之者得所否耳弟昨專弁
以百金迎劉融齋先生來鄂關訂三百金可與午山
共作主人凡楚士閱課之有文有行者可使從游弟
與午山公請此老以教楚人并可爲我輩之師其館
舍即賃屋而居午山代謀之又專弁以百金迎郭筠
仙於梓木洞天資哲如此而求賢之渴慕如此惟公
尙以爲是耳厚庵催餉二月能速解否天下將才惟
厚庵希庵禮堂耳春霆別是一種又須另法將之異
日若吳幹臣可成大器亦三五千人大將才也

致李希庵方伯十一月十四日

湖口緊要求兄即以善守之將二三營兼程馳往湖口入城踞守幷囑名路敗潰兵丁不準入城入城者斬之至尋處戰事此間尚可拔營前來以重兵勦賊較分兵防守有活笨利鈍之不同弟心以為是公欲潛師以圖建德須告之厚庵準備一切並須兄面告多都護擔承北岸山外一月之事堅忍為嬀賊尚耽耽逐逐於安慶也

致李希庵方伯 十一月十五日

昨得彭雪琴書請撥兵救湖口十五日又得雪琴書彭澤於十二日失守矣湖口危在旦夕陳鎮軍之二

千人能速赶到否湖口為江鄂緊要門戶不能不救兩寓書請尊處撥二三營渡江力守湖口即萬分為難一營亦好如實在萬難抽撥亦望迅賜示復以便函寄雪琴也弟意陳大富一軍尚欲留以備安慶對岸之警變耳皖南如此糜爛祁門文報又復梗阻其籌策湖口九江之法亦望指示及之

復袁午橋節帥　十一月十五日

奉賜函敬悉整軍經武力扼全淮盡抱勤勞中心蘊結夷兵助勦之議誠如來示萬不可行周之犬戎唐之吐蕃五代之契丹其明驗也況戎心難測其可倒

持太阿授人以柄我公深識遠慮敷奏之義可得聞乎俏耶南來若得埽平捻匪亦大好事也

復余會亭 十一月十七日

得書具悉一切六安兵力三千人屬以嬰城三五月待援不必派人助守我軍仍爲收斂固齊之計甚是穩著亦是活著應如來函辦理霍山城應隨房屋應拆爲大將者不可煦煦若老嫗卽妥速爲之使該逆無藏身之固則附近居民亦可少免於焚掠是亦君子之愛人以德不以姑息者也

復孫樹人司馬 十一月十七日

賊遁未遠軄事方多兄萬不可離天堂方百里之要地責之足下一人方倚以爲長城也皖南建德彭澤相繼失陷係南陵一股會合池州之賊狡焉思逞昔軍以五千人望風潰退使逆酸得躡其蹤雪琴方伯率水師堵禦湖口並調陳鎮軍二千人入守新城惟冀此城不失事尚可爲祁門文報梗阻不得滌帥咨信者十有八日矣皖南無犬跡皆偽輔楊逆偽侍李逆偽忠李逆詭言狗入皖南公何稱之不確耶其耽耽於桐廬之間非四眼乎病已十瘳其七又須暫活請不注念

致楊厚庵軍門十一月十八日

得希庵書以皖南文報不通欲帶八千人七成隊即日潛師渡江襲取建德鄱意亦以重兵勦賊較分兵防守有活筭利鈍之不同心然其議然必須往返神速庶兵無滯機此間兵力一動狗必全力上犯也天堂堅守二十日三十日以待希庵回援希庵渡江時應請仁兄速爲準備以舟師輔之行或可出賊不意而攻其未備但希庵能打而不能守應以餘庵守之以北岸之賊尙耽耽逐逐於安慶也狗捻數伏未動必當刑逞狡謀青草塥雖守老營兵力已不能及遠

其桐城樅陽各路必須禮堂兄設法兼顧力任一月之防當由希庵與禮堂兄面商定議妥方啟行而安慶城圍仍求沅丈力謀穩守耳

致李希庵方伯　十一月十九日

得手教拳拳以弟之未移太湖為念而因此以綴建德之援弟罪大矣弟病十三月乃轉近經作梅診治十愈其九然弱不可勝食粥食飯均汗出不止必不可再冒風寒弟俟兄拔營後帶張劉李文盛等一千六百人幷鄖陽兵移住太湖大約須十日八日六日之後乃可見風乃可移營此六月八日十日必無警

麥兒可先行拔營以救建德以通祁門以全危局潮所慮者不在英山而在儀甯桐城潛山耳大約老兄拔營半月北岸必警能二十日陸續回援大局尚可保全至多不能逾一月耳至多公能否堅守一月須堅與之約定山內之天堂樂兒嶺麻城松子關均弟一人之責也求兄不必過慮兵事不宜長顧卻處求兄放手放膽行之至應如何酌帶隊伍或分成或整營老兄自能籌定鄙見整營六七千人爲宜又潤春來此自言升任豫撫無兵無將欲求趙國香一營又求於梁湘帆吳幹臣二人酌委一人到河南弟意滌

帥心欲幹臣弟欲令其久依麾下學戰以成材滌處弟尚不允況其他耶其梁趙二人須另函公商又弟意余營中頗有將才或可調去二營也

復何圓溪觀察十一月十九日

衛侍講驕勇登程深荷照護且感且慰吏治之壞由於官氣太重不復知有民情一二能者又惡其不類而抑塞之善類日孤至於天怒人怨世亂循生而泄泄沓沓者流雖禍臨眉睫如燕雀之處堂呴呴然以爲樂誠可歎也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引退之說亦安所得善地而居之時局日艱惟有盡其在我閣下以

謂何如

復晉制軍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欣知唐君克復建德之功心以爲喜而又深以景德鎭爲憂念矣先是希庵來議以屯住青草塥則一月之內賊仍不動離青草塥之後賊乃漸逞擬以二十日卒六千人渡江攻建德往返以一月爲期希庵之意亦如尊旨以北岸地勢遼闊狗逆盤伏蘄藏尚有狡謀布置甫定而唐桂生捷書已至矣作梅在此須策建德不煩希庵而謂賊勢全趨景德饒州如能舟載陸師八千從湖口乘風拊其背而破之

乃是上策惟不可拘定月月須以三月爲衡作梅言
安慶之圍不可撤則惟禮堂元公二軍亦獨力難支
耳林翼思之亦難定議

復陳餘庵鎮軍十一月二十三日

得惠緘所論戰狀軍情皆質直可敬麾下以飢困之
師乍離苦海而士卒猶能踴躍用命自當竭力資助
以冀振刷從新養成勁旅萬串之數已於十五日從
蘭溪起解計日內已到聚流帳棚想亦同時解到應
請兄台即日親率所部往建德妥速設守東流不可
棄而建德爲南北文報往來之地較東流形勢爲要

重也如貴營現在之衆尚嫌力單請函商雪琴方伯酌察湖口情形前所派去之千五百人可以撥回則兵力自厚矣

致官揆帥 十一月二十三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建德已復湖口已穩雪琴帶陳大富之千五百人到湖口兵未到而賊已遁刻下湖口兵力有餘所可危者饒廣景德鎮等處耳鄂省之力恐不能及於景德等處以四眼狗尚在桐城日夜眈眈逐逐伺吾之釁乘吾之瑕也希庵實有密信寄我此次賊多且悍迴非昔年可比即戰勝之後禮堂希

庇之恐懼更甚於前北岸之賊勢更大於南岸特以兩大將和衷同濟一心一力故有二十八日之捷然尙未可自恃也冬月水涸厦甯處處可通沅圃尙非強兵多李有應援不暇之勢成鎭松關爲緊要門戶有兵未必有賊無兵則必有賊不可輕易調動須籌實賊情果與懷桐交戰而無意於羅麻方敢調成鎭協勦他處耳道州之賊專意歸併江西以合大股與石逆不睦而仍歸於江南原將唐鶴九不可留留之徒滋口說庇僕到祁門一行再定弟刻下各病已除而弱不可勝甚矣憊亦憊矣甚年未五十而衰頹如

此恐非佳兆只盼懷桐軍事了畢便當乞請仁恩耳竊料賊勢全力西犯懷甯一軍仍恐不支祁門一軍亦岌岌其殆餉項口竭明年更可危懷甯桐城克復之日尚早心竊憂之恐事未成而兵已飢潰又成江南之禍是則私心之所日夜恐懼者也病後氣力極弱草草恕不詳愼

復梁海樓侍郎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奉手書闕然久不報愴結不可言狀惟規畫勤勞遠籌 國計修和展策宏濟艱難須慰何似鄂省減成捐輸實出於萬不得已巽先亡蜀亦亂商旅不行

食貨皆缺鄂又以傷殘之後洊洞爲災民力幾何而以供此水陸馬步五六萬人之衆並分兵濟餉於蜀越淮揚遂至積欠久懸軍士有飢寒而死者方深悔成師以出謨爲此甫田驕遠之謀而騎虎不能中下何忍棄血戰未乾之城池束手待斃故欲援福建安徽之捐例稍從斟酌以濟然眉數旣視兩省而有加寶與京捐爲無礙緣鄂向未用大錢鈔票官票自上及下無不以寶銀出入也且積數月之欠餉深入皖地之飢師一旦決潰即爲吳禍之續令此又安所籌謀乎敬當復奏再請部中必欲置楚地於危亡亦命

也不敢不從命刻下前軍苦戰擊走桐城數十萬援
賊幸得免於譁潰而食粥不飽敗絮無溫呼號不絕
於道路而狗逆大敗之後猶能約束其新附之捻眾
耽耽以伺吾瑕霍山另股亦敗退舒廬跧伏未動賊
謀狡險戰事方多皖南之偽輔楊逆偽忠李逆偽侍
李逆皆由蘇常傾巢上犯以大圍包裹祁門滌帥兵
力甚單應接不暇雖東流建德隨失隨復而大股竄
都昌彭陷浮梁窺伺饒州景鎮江西內地恐旦夕為
其所蹂躪而東師繫命之區不堪其擾大局日以難
支弟此次臥病旬餘不食者數日醫家以桂辛大黃

誤投繼得陳公來醫又須苟活而精神頹憊怯弱不可以風屏命待盡之人此軀殼原不足惜獨是賊挾全力以西犯賊日富而我日貧賊日多而兵日少吾恐不旋踵而蹈江南之覆轍吳亡而楚亦亡固其宜也部中提京餉駁鄂中捐輸在部中綱紀四方自有大體鄂中以一省之民力供五六萬人之軍食欠二百餘萬之軍餉尚未蒙仁念何也下游賊勢無顧忌無牽掣與八年九年分擾吳楚之賊情大異昔年吳中尚有兵今則專力注於楚矣故每次必以數股分犯楚皖之交每股或六七萬人楚力亦云殆矣楚亡

則豫與秦中亦且不保而東南上下與賊同流合汙鄙人憔悴本不欲生覲生亦贅以兄有素日之雅故一傾吐之惟閣下慎保歲寒努力自玉爲幸

復王緝甫太守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奉函具悉磊落長才固知不久於抑塞嚴公處暫時未便言及弟於司道向守在官言官之訓相交極深而界限甚嚴未可卽以私情相瀆也

復曾沅圃觀察　十一月二十四日

得手書具悉浮梁大捷迅復城池該逆果受痛創則兩岸軍務稍穩矣滌帥處兵力甚單似非增募不可

水師難於深入現在楊軍門一軍視陸師欠餉尤甚至安慶設關一節鄙意斷不可行設關則官派重部費多弊不可言悔之無及如能奏請篤實明白者專辦尚可有爲否則處處糜費處處落空一文不可濟軍餉而大利盡歸於衙蠹部胥部吏之誅求無藝亦實不能分涓滴以資水陸之食尚祈我公以此意速咨滌帥滌帥轉咨關督督宵揚之情偽亦不待林翼之瞽說也總之設關不如設局委官不如委士委任得人猶足有濟若奏設關督移建公所大局不支矣高明詳察之

致多禮堂李希庵十一月二十六日

賊擾樅陽益知韋部力單又值江水漸落舟師恐難久留湖面韋部不支則安慶必警先拔樅陽與後拔安慶較為得力且直捷也應請兩公就近籌商審度賊情如果該逆專注樅陽能否以萬人搗之皆仗卓裁相機行事弟不悉桐城一帶情形不能遙揣也至韋言進攻桐城以分賊勢則可不必舒公馬隊在太湖請公就近咨調軍情瞬息與時遷移惟二公酌商即可便宜行之

復閻丹初農部十一月二十八日

近日狗逆攻樅陽韋軍告急禮堂復信賊以另股伺我欲官軍之救樅陽而閒道以撲安慶之圍圍師之危殆而不安固如是希庵來信十日之外水涸戈船不能留內湖則安慶之瑕釁滿地而桐城一軍將有應接不暇之勢以爲危機莫大於是前月二十八日之捷所殺未能創艾故狗逆尙能矜制其黨而不使潰走希庵曾函言賊愈打愈多亦愈打愈難非親歷行閒不知甘苦也希庵以桐城後路虛懷甯果急則且既不擇陰挺走無方堅欲林翼入太湖城言至再四矣南岸亦警變時至滌帥請援之書或日再至

然未議分撥而北軍已可危竊謂力必不及非情之恕也各營放錢能至一營二千串已屬萬幸否則仍守湘軍之法一營每月一千五百串爲穩兵事只官府公家能喫虧耳若第及兵勇便宜若輩萬事皆愚獨於切身之利則至黠而至慧彼固爲此而始來也恐不能專意於此十二月須發全餉并搭放正月錢文歲寒後彫晚節自厲此可責之君子彼小人則曰年荒歲莫飢苦戰士將起而怨官吏之不恤其私故年內一批須多須早毋使怨聲溢於軍中希庵治軍向不計較餉事今頗以參差爲言徐當曉之年內餉

速請藩臺鹽道糧道迅濟冬雪風寒早爲起解猶可及也至明年春三月之飢潰猾者不能爲謀矣賊挾全吳以乘楚而欲以涓滴之餉供奉此軍五六萬人以飢兵禦强寇人心又日卽於宴安譬如履春冰臨白日豈不殆哉幸與司道公閱迅圖之毋遲

復翁祖庚中丞十一月二十八日

兩奉賜書具承一一賁皇奸情畢露而衆叛親離天亦將以益其疾而奪之魄也惟執事與午帥善自爲防俟其黨類漸散而謀所以制之耳六安增兵數百尙祈諭嶠穩設守備儲峙芻糧堅深以自固立於不

敗之地而後可以勝人麻羅屏薇實利賴之現值江水大落樅陽築壩未成舟師恐難久駐安慶圍軍亦將大警賊謀狡險不可測桐城踞匪猶多尚未知多李兩軍能援應各路支撐不敗否兵事不能遙揣未可恃也英宿提餉已遵命札止矣

致李次青　十一月二十八日

久病未能作書而蘊結特甚近聞懷思返里觀小桃源記之作知其憤激有深焉者矣昔諸葛公之短長陳壽譏於史冊時俗之論何足以薇高賢況兄以倉卒召募之師跛倚而疾入薇城謂銳於行義則可謂

精於治軍則不可失律之咎滌帥所屬望於兄者甚賒故其責備於兄者亦切蓋徽防關係之重至於急不擇言弟再四寓書不能申救亦未免參之過激特念兄數載行間而尚未知今日賊勢之盛數千人不能以自立滌帥信兄之過亦兄自信之過歟然猶是君子之過也林翼之敬兄謂其愛才如命嫉惡如仇其誠心可以共諒而知人之明則尚未敢以相許然要不至於隨人指嗾而因失所親乃近聞右軍欲勾致閣下遣人由祁門而江西如蘇秦以舍人隨侍張儀故事其用計亦巧而兄不之御何耶豈亦未免動

心耶大抵吾儒任事與正人同死死亦得附於正氣之列是爲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爲千古之玷况又不能不死耶處世無遠慮必陷危機一朝失足則將以薰猶爲同臭而無解於正士之譏評右軍之權詐不可與同事兄豈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見則吾竊爲閣下不取也兄之吏才與文思過人弟與希庵兄均埽榻以俟高軒之至如可相助爲理當亦滌師所心許何嘗不欲酬復前勞與其危身以陷險也弟以與兄有素日之雅故敢盡情傾吐之此次臥病十餘日爲桂辛大黃所誤元氣大傷年未五十衰老如

八九十八兩旬餘尚未出帷幄一步鄙人本不欲生
視生亦贅耳知念并及

復多都護十一月二十八日

樅陽為賊所必爭即為我所必救逆謀狡險亦自不
可不防韋部力單而樅陽地勢可守令其堅壁勿戰
俟十餘日後賊之狡謀畢露而後圖之實是勝算但
彼中形勝弟不能悉賊情變幻亦不能懸揣而知惟
在卓裁隨機應變審度行之

胡文忠公遺集卷八十終